

(日) 恒川光太郎 著

夏殊言 译

金色机械

金色机械



化学工业出版社

金色機械

(日) 恒川光太郎 著

夏殊言 译

金
色
機
械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KIN-IRO KIKAI by TSUNEKAWA Kotaro
Copyright © 2013 by TSUNEKAWA Ko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3.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ERC Media, Inc.,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SUNEKAWA Kotar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本版仅限在中国内地（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销售，
不得销往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
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8-2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机械 / （日）恒川光太郎著；夏殊言译．—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22-33326-1

I. ①金… II. ①恒… ②夏…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030号

责任编辑：李 壬

装帧设计：蚂蚁王国

责任校对：王素芹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11½ 字数300千字 2019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夜半风 一 (1747)	1
第一章 神授之剑 (1737—1746)	13
第二章 狂修罗的四季 (1717—1722)	47
第三章 搜罪之人 (1742—1746)	92
第四章 异族的落幕 (1547—1607)	139
第五章 狐影冬渡 (1723—1728)	168
第六章 一年 (1731)	195
夜半风 二 (1747)	227
第七章 无果的二人 (1731—1746)	236
断 章 消逝的雪女 (1732)	264

夜明风 (1747) 271

第八章 时刻待命 (1746—1747) 281

第九章 鬼神天女 (1747) 320

第十章 消失于黑暗之中 (1747) 336

终 章 356

夜半风

一

1747

酉时钟鸣。

秋风扫过昏暗的街道，两边妓楼的壁板吱呀作响，行道上游女的衣物下摆也随之飘动。

沿岸那座大游廓^①名曰“舞柳”，取自风吹柳浪之意。

舞柳唯一的人口处设有岗哨，监视行人的进出。引手茶屋^②与妓楼并立，共同组成这座爱欲的迷宫。那些在游廓外鲜见、衣着华丽的游女们，宛如仙女一般四处行走。舞柳的游女无论贵贱，人数过百近千。游廓的巨额收益一部分归藩所有，官府便认定此处为合法经营。

熊悟郎盘着胳膊，上身靠在栏杆上，出神地看着从烟管中升起的袅袅紫烟融入日尽的天空。

这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脑门正中长着一颗黑色的痞子。

① 即妓院的聚集地。（后文除特别标注“作者注”外，皆为译者注。）

② 江户时期专门带客人到花街柳巷的茶馆。

凉风轻抚熊悟郎的脸颊，西面的云彩染成金色。此时，他正坐在“信浓屋”的四楼，也就是通称为“大爷之间”的那个地方。熊悟郎虽然只有三十七岁，却是这条花街的创建者、信浓屋的大当家。

他凝望着黄昏的天空，将杂事抛之脑后。在酉时独自沉思是他每日必做之事。每天他都要感谢神佛保佑自己活到今天。

短暂的日课结束后，熊悟郎又恢复了楼主的威仪，转过身面朝屋内。

有人上楼通报：

“大当家的，我把新来的姑娘给您带来了。”

“让她进来。”

移门嗖的一声左右分开，一名女子走进铺着席子的房间。

女子毕恭毕敬地跪下行礼。

“行了，客气就免了吧。”熊悟郎有些不耐烦地把坐垫抛了过去。

女子抬起头。

长得倒真标致。熊悟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白天老鸨说要带个漂亮姑娘过来，看来此言非虚。

“别那么拘谨，你坐下。对了，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子名唤遥香。”

“遥香是吗。”

一问一答，这场面试就正式开始了。

在信浓屋以及旗下分铺内做事的女人，进店伊始都曾接受熊悟郎的面试。不管是清扫便所还是当花魁，他对手下都要知根知底才放心。有些人在面试时，谈着谈着就被熊悟郎给劝退了。

“长得真漂亮啊，我以前见过你吗？”



“应该没有吧。”这个名叫遥香的姑娘摇摇头回答道，“遥香今夜与大老爷您是初次见面。”

“大老爷……我只是这家店的主人。如果有真正的大老爷在场，听你这么称呼我会让人笑话的，以后就叫我大当家吧。”

“遵命，大当家。”

“嗯，遥香啊，你身上干净吗？”

“奴家没得那种脏病。”

“没得就好，说说你为什么要来这儿。”

“因为舞柳是个好地方。常言道，花街柳巷绝情处。但旁人提起舞柳，却总会夸赞几句，说此处尚有人情仁义在。”

熊悟郎听后笑着说：

“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这里做事才能够安心啊。江户吉原，京都岛原，大阪新町，哪个不是名闻天下的大游廓，但还是有不少在那里做事的姑娘来投奔我。还不是因为舞柳的名声好。还有上了年纪本该回老家的，却还赖着不走呢。她们也无家可回啦。我也希望舞柳能为来做事儿的姑娘提供一个安身之所。”

“说实话，我来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见舞柳的大当家，熊悟郎大爷您一面。”

熊悟郎盯着遥香。

遥香微微一笑，向他抛了一个媚眼。

“想讨好我就免了，把你这副媚态留给客人。”

呵呵，遥香笑应。

“真懂事。”

熊悟郎紧盯着遥香的眼睛，抱着胳膊挺起背说：

“我看人可特别准，以前别人都管我叫心眼的熊悟郎。”

“奴家早有所闻，刚来的时候就听过，说您能辨虚实、识真伪，

所以最好别在您面前要什么小聪明。”

“他们说得没错。今晚让你来，就是为了摸清你的底细。废话少说吧，我问你答。”

“遵命，奴家有问必答。”

“老家在哪儿啊？”

“武川。”

武川这个地方离舞柳并不太远。

“家里是种田的吧。”

“不是。”

“那你是被卖到这里的？”

“也不是，我是自己要来的。”

“那你原本是在吉原，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做游女，之后才到这里来的？”

“不是。”

“哦，难道你做这行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

“如您所说。”

“酒席上那些应酬的技艺你都没学过吧。”

“是的。”

年轻是年轻，但要当花魁就有些迟了。想要成为日后的花魁得从幼时就刻苦练习。游廓中有不少才五六岁的孩子已经在为此努力着。

“那你在冈场所^❶那种地方做过私娼？”

“也没有。”

“那就奇怪了，刚才你说舞柳的风评不错，那这些风评你又

❶ 私设卖春处。



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认识一个游女，是她告诉奴家的。”

熊悟郎皱了皱眉头说：

“这个也不会那个也没有，难道连水扬也……”

所谓“水扬”就是游女第一次接客，自幼就在游廓中长大的少女会在此时丧失处女之身。通常这种事都会拜托经验丰富的熟客来做。

熊悟郎之所以这么问，本意是在问她是不是处女。但遥香似乎听不懂水扬的意思，便没有回答。他只能再次试探性地问：

“那你喜欢男人？”

女子笑笑，侧着脑袋若有所思。

“不喜欢，那就是讨厌？”

“一半一半吧。”

“哦，你的意思是因人而异？”

“那换我来问大当家您吧。您是喜欢女人，还是讨厌女人呢？”

“这个……”

熊悟郎也像遥香一样侧着脑袋不好作答。

真是猜不透的女人。既不像是被人贩子卖进火坑的良家妇女，也不像过惯了奢华淫靡的生活而留恋烟花巷的放浪女子。

“我创建熊悟组，在这一片经营信浓屋有很多理由。但首先，我非常非常喜欢女人，女人可真了不起，正因为她们了不起，财源才能不断。你看那些男人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蜂拥而至，还不是为了讨女人欢心，给自己找乐子？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才能让男人痴狂。”

“是吗？”

此时熊悟郎话锋一转。

“你被搜过身吧，来的时候？衣服还有头发都检查过吧？”

晚上要带到熊悟郎这儿的女人在来之前都会被下人带去沐浴更衣。届时所有的随身物品都会被存放在别处，连一根簪子都不许随身携带。

这样做也是防止有人偷偷携带武器接近他。熊悟郎的性命可是涉及游廓巨大的利益和权利，不得不提防有人会为此暗下杀手。

“是的，检查过。”

“那你应该没有带武器进来吧？”

女子点点头。

熊悟郎死死地盯着女子的脸。突然，女人的胸口腾起一团火花。他眯起了眼睛。

那团黄色的火花嗖地一下蹿上了女子的肩头。

“我身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女子面色为之一变，但立马装出微笑的样子。

熊悟郎初次发动“心眼”，是在他七岁，还叫阿江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老家是一个以造纸为主业的小村庄，父亲是制纸的工匠。

有一年秋天，父亲很难得地说要带阿江到河边走走。

彼时的阿江，也就是熊悟郎，是个脑子不笨但也不怎么机灵的普通小孩。

父亲说带他去走走，他也没多想，满脑子都在想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糯米糕。那个糯米糕里的豆馅可真好吃啊。也就在这时，“啪嚓”一声从父亲的身上蹦出一团火花，似乎在警告他有事要发生。

阿江停下了脚步。

“阿爹，你瞅见没，你身上有火，‘啪嚓’一下子。”

“你说啥？”

他的父亲不懂他在说什么，像看傻子似的看着自己的儿子，一脸诧异。

“啪嚓！”“啪嚓！”火花从父亲身上不断涌现。

似乎只有阿江才能看见火花。耀眼的火花让他感到恐惧，似乎在不断地警告他，靠近这个人很危险，不要过来。而火花产生的地方，也就是阿江的父亲则和往常一样，脸上没有丝毫多余的表情。

“阿江，你怎么了？”

父亲摆起了脸。此时阿江才发觉，父亲说要去河边，却没有带鱼竿也没有带鱼篓。而且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早已偏离平日村民常去的河流主干，两人在向人际罕见的支流前进。

“阿爹，是不是我做错事了，你要罚我啊？”

“啊？没有啊，你啥也没做啊。”

“就算我什么也没做，你也……”就算什么也没做，父亲也经常无缘无故地揍阿江。

“别多问，走就是了。”

这个七岁少年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无数记忆的碎片。

数周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个女人回家。就在今天早上，那个女人用可怕的目光看了一眼阿江，然后朝阿江的父亲点点头，似乎他们两个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想让阿江知道。至于阿江的亲生母亲，几年前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还有前几天，新来的女人唱过一首奇怪的歌，“啊啦，啊啦，不到七岁的孩子，都是神的孩子^①。”唱着唱着，她看了一眼阿江，

① 神的孩子则会“神隐”，即被神怪藏起来。

发出一阵骇人狂笑。昨天明明不是节日，为什么晚饭有鱼又有鸡？最后那个糯米糕的豆馅又多又好吃，好吃到让人不可思议。

一道闪电般的直觉在他心中划过。有事要发生，是坏事。他渐渐搞明白这件坏事的程度到底有多“坏”，父亲不是要骂他也不是要揍他，而是要弄死他。

阿江走了几步，再次停步抬头看着父亲。

父亲俯视着身形瘦小的阿江问道：

“这都停下好几回了，你到底要干吗？”

“昨天那个糯米糕很好吃。”

谢谢你给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父亲的周身散发出一股黑色的雾气，眼前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阿江的父亲。

“是啊，挺好吃。”

父亲的说话声不带一丝感情。

“啪啪”两声，“火光”四溅！

“啊！！！”阿江大叫着拔腿就跑。

父亲呼喊着他的名字紧追上来。两人跑进河里，父亲一脚踩在光滑的石头上，没站稳滑倒了。

阿江回头看了一眼瘫坐在河床上的父亲，转过头，没命似的朝远方跑去。

当时的场景，熊悟郎至今历历在目。

视野中无边无际的绿色、身上的汗臭、自由与死亡的气息都让他永生难忘。

他在山上躲了一晚。

野狼的低吟由远至近。

第二天早晨，被冻醒的阿江在饥饿本能的驱使下去寻找食物，却在林子里撞上了一头熊。

他吓得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一样，跑是跑不掉了，只能蹲下身装死。

灰色的巨熊瞅了一眼阿江，凑过来开始嗅他身上的气味。

阿江强忍着恐惧，注视着这头比自己重二十多倍的巨兽。熊只是好奇，嗅了两下就突然想起什么事似的撇过脑袋，慢悠悠地转身走开了。

此后阿江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被一伙山贼发现并带走，舍弃了过往，改名为熊悟郎。

时至今日，这项诡异的天赋已经无数次拯救过熊悟郎的生命。

这种能力并非未卜先知那么简单，而是能够察觉死亡的气息。

一旦掌握这种“读杀”的能力，只要心怀不轨的人靠近熊悟郎，熊悟郎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读杀”能力的具体表现方式就是用火花来发出警告。随着杀意越变越浓烈，危险分子的身上会涌现出黑色的雾气。

那些腰藏凶器、居心叵测，或者企图背叛的人在熊悟郎面前无所遁形，他每次都能抢占先机。

于是乎就流传出熊悟郎拥有“心眼”的传闻。他在自己的组织里，以及舞柳这条花街上成了一个传说般的人物。

“来了。”

熊悟郎暗叹道。

虽然没有带武器，但这个小丫头的身上又迸射出一团火花。

她在说谎，或有所隐瞒。

虽然杀意的黑雾还未从她身上涌现，但能在她的身上感觉到

一股淡淡的死气，仿若鬼魂一般。

“我看你不是来找事做的，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女子顿时紧张起来。

“您为何……”

难道被发现了？

“没没错吧，我看你就不像是做这一行的。”

熊悟郎斩钉截铁地说。

“哼，你是来杀我的吧。说！是谁让你来的？”

女子翻起眼珠看了看熊悟郎说：

“您真是太抬举我了，像我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又怎么可能伤您一根毫毛呢。您可是天生神力、威猛无比的大当家啊。”

“少说风凉话，你打算下毒是吗？”

熊悟郎一脸严肃地问道。

这里又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机会在食物中下毒。或许她打算在侍寝的过程中，趁熊悟郎意乱情迷，把藏在身上的毒物混入他的嘴里。

“听好了，丫头，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明白吗？”

女子脸上紧张的表情突然消失了，转而换成了妖艳的笑容。

“人人都说您有‘心眼’，看来您的确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诚如您所说，我的确受人所托，但遥香我可不会下毒。我也的确骗了您，不是来这里做游女的。我来舞柳的目的，是要和您说一件事。”

“说事？”

“我想来想去，唯有接受游女的面试才是接近您最简单的方法。”

“那你想说什么？”

“我想给您说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您能听遥香细细道来吗？”

熊悟郎用诧异的目光瞅着眼前的女子，得知被看穿，她却既不心慌，也不警惕。

这个小丫头究竟在搞什么鬼？熊悟郎对她要讲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那就说吧。”

说罢，他便唤人加足灯油，喝了一杯水，催她开始说。

女子调整了一下呼吸，开始说故事。

“其实我和大当家您一样，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非常危险，等同于刀剑，您即使用心眼也看不出来。”